

# 湖南小伙一头扎入网络安全领域 终被选为中国第一“白帽”黑客

20世纪90年代后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，黑客群体逐渐被区分为“白帽子”和“黑帽子”，前者发现网络漏洞后，提出修改方案维护网络安全，后者则利用网络漏洞牟利。充满神秘色彩的“白帽”黑客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？科班出身的白帽黑客并不占多数，“江湖”上流传着不少少年天才甚至小学生黑客的传说，大学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专业的黄正就是其中一员。



“白帽”黑客黄正



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 
看E报。



## 他从来不用 杀毒软件

大三暑假，黄正进入百度实习。原本只熟悉脚本、Web系统的他意识到，若要进入安全行业，自己便需要转型，要学新的编程语言，了解杀毒软件、Windows内核。有两个月，黄正没有去上过课，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，甚至通宵，他都在学习编程、看代码，学习到了走火入魔的状态。

顺利进入百度后，黄正主要负责检测挂马网页，屏蔽挂有木马可能会导致用户电脑中毒的网页。他要利用公司有限的服务器和带宽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检测完几亿个甚至是十几亿个网页，还要保证检出率。

如今，黄正喜欢和下属说“不革自己的命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牛”。2014年，喜欢挑战新事物的黄正又逼了自己一把，他从安全开发转到去做安全研究，做漏洞挖掘，这对从小做着黑客梦的黄正来说，充满魅力。

然而，最初工作并不顺利。黄正半年里只找到一个漏洞。这让他很挫败，有时下了班回家之后他依然会找资料学习，不停的实践让他进步很快，之后一个月内，他便挖掘出了10个微软的漏洞，而这些漏洞可能导致用户计算机被控制。如今在漏洞挖掘领域，黄正已经罕有敌手，在2016年微软的“MSRC Top100”黑客贡献榜上，黄正位列中国第一。

做了多年安全开发工程师，黄正养成了很多习惯，不同的网站用不同的密码，及时更新系统。他也不用安全软件和杀毒软件，自己测试电脑安全与否。

黄正能做到的，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将网络安全做到最好，做到“用户感知不到网络护盾的存在”。

■来源：广州日报



## 来自乡镇的游戏少年

晚上下班后，乌泱泱的人群挤进北京西二旗地铁站。这些人装扮各异，有的背着双肩包、衣着朴素，有的还穿着人字拖。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黄正从人群中冒了出来。他目前是百度安全实验室“X-Team”团队的负责人，也是微软“MSRC Top 100”榜单排名第8的白帽子。“白帽子”，就是“白帽”黑客。

黄正出生于湖南郴州，幼时好好读书，离开乡土，到城里找个好工作便是父母对他的全部期望。黄正学习很努力，尽管那时他并不羡慕父母眼中的好工作。

初中，黄正来到县城开始了寄宿生活。在县城接触到网络的黄正一下子被这个虚拟世界给迷住了。触手可及的海量信息，新鲜有趣的网络游戏，他一头扑进了网络世界。下课或者周末放假，黄正都会准时出现在网吧，为此，他常常和寝室检查员斗智斗勇。

尽管如此，但黄正依然常拿年级第一，这让知道他沉迷游戏的老师也无可奈何。初三的一天，黄正到了网吧点开游戏，以为能如往常一样刷装备升级，但一登录黄正就发现，他的账号被盗了，游戏装备全被洗劫一空！一瞬间黄正变得无比沮丧，辛辛苦苦练级、刷装备最后却一无所有，他感觉自己在游戏里成了一个裸身的人，这让他开始抗拒玩游戏。

直至如今，黄正还会开玩笑地说，建议家长在电脑上装一个键盘记录软件，盗走孩子的游戏账号，以戒除孩子的游戏瘾。



黄正在破解智能门锁



## 他掌握了“超能力”

不再玩游戏的黄正开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账号被盗的痛苦让他关注起了黑客。上了高中，黄正依旧常去网吧，不过他可不是去玩游戏。通过看杂志，黄正开始学习利用黑客工具，实践杂志上提到的技术。不久，还不到18岁的黄正俨然已是一个小黑客，他甚至觉得杂志上的内容对他而言已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

在渴望用技术冒险的高中生黄正心里，原本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然而，高考前夕，黄正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闻——“熊猫烧香”电脑病毒制造者李俊在武汉落网。对“熊猫烧香”病毒，他曾经不无好奇，但现在，黄正有些心惊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做“黑帽子”黑客有风险，保不准有一天会失业或者被抓。

然而上大学之后，一次学院老师来做讲座，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——他们造出了一种半导体器件，提高了LED灯的光电转化效率，并达到世界顶尖水平。这让黄正开始怀疑自己的专业选择，他原本想要造的是电脑的核心处理器，而不是LED灯。对技术的渴望让黄正再

次开始自学黑客技术。

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，技术狂黄正再一次让同学们刮目相看。黄正有时甚至还会用自己的技术“造福”同学。当时的他已掌握了学校教务系统的漏洞，能够破解教师账号、登录教务系统，因此他能够提前看到同学的考试分数，这对期末考试后人心惶惶的同学来说，不啻为天大的福音。

甚至只要他愿意，他还能修改分数。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，并没有对学校的教务系统做任何修改。如今，黄正提起当年的事依然会后怕，“万一学校追责了呢？”

